

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

主持：陳麗音博士

評判：王良和博士、葉輝先生

會議日期：2001年7月30日

整理：楊天穎、林莉莉

葉：我選了《大蜆》、《壺口瀑布》、《蟹》、《琴鍵》、《常聞》和《被困》。

王：我選了《尋人啓事》、《一棵大樹和兩個小孩》、《探親記》、《N》。

王：《一棵大樹和兩個小孩》頗有趣，說作者回憶以前和一個朋友，將一些自己的東西埋在一棵大樹之下，又對大樹說話，希望將來那些東西變成古董。他的記憶再現，頗有趣，似乎兩人童年時也是比較寂寞。這詩不算很成熟，但很有親切感。

葉：這首詩有幾句是很大聲呼喊的：「大樹伯伯，我來也！」、「我帶了花生糖來呢！」、「成了！/好，把泥土蓋上去吧」。這種對話突顯這首詩的童稚，另外很有時間錦囊的意味。但我覺得最後兩段「劈—叭 / 劈—叭 / 嘻嘻 / 哈哈…… / 咯咯咯咯」，「夕陽的餘暉下 / 兩個蹦蹦跳跳的背影 / 兩張熟悉的紅紅臉蛋」，這些擬音、笑聲是比較刺眼的文字，將原來的好處拖沉了。但整體來說，大樹和兩個小孩很有一種童話詩意，也有一些成熟的想像，有如將時間錦囊埋藏，多年後再回看自己從前的樣子。

王：那麼《探親記》呢？

葉：初看的時候，以為比較有戲劇性，因它說上

山，到山頂豪宅……，但原來不是，它的發展就是快樂的去，快樂的回來，反而覺得不及《大樹》這首，但它沒有《大樹》最後兩段不完整的地方。

王：我覺得《探親記》是寫掃墓的。舅父死了，（作者）早上去掃墓，要走一千零三十四級。之後有些死亡的意象，如雛菊、香煙，然後在掃墓的過程回憶與舅父的關係，好像一齊玩耍、畫大花臉、扔豆袋……

葉：「你贏了！」就是那個死的……

王：然後再下樓梯，到了一千零三十四。我覺得《探親記》用一種好像是親人仍在，現在去探他，一種隔離或冷靜的筆調去寫和一個已經逝世的舅父的感情。我頗喜歡他用「拾級而上」，記得多少級石級，以及「人、巴士、車廂……」，將很多事物壓縮在這裡，如人、交通工具、車廂、嬰孩、小狗，好像將人和交通工具以及天象結合，讓人感覺到人生壓縮在幾個意象中，但他用得比較冷靜，比較節制，有一種抒情的力量。

葉：《尋人啓事》如何？

王：這首我看第一段時覺得頗有趣，因它做了很多好像模糊、矛盾的感覺，要找一個人，失了蹤，可以很高或很矮，可以是男可以是女，名字像玫瑰花，然後一大段像喝醉了、意識流般的感覺。但看過整首詩後又不是太捉摸到是什麼，我擔心這是玩弄模糊感。

葉：我也試過努力將最後兩段組織起來，「用小刀劃破指頭，/ 讓鮮血滴在大海，/ 瞬間把他們淹沒。」這裡的「他們」，我想是指「我/ 站在大海上看見他們」中的「他們」，就是之後提到的名人。然後「我/ 用手把海水撥開，/ 拾起一張尋人啓事，/ 把它釘在天空的告示板上……」。「尋人」這意象好像和第一段呼應，但我要再多猜兩、三層才想出意思來。這是我沒選這篇的原因，因為那兩段像是很有機的組織，之前的很有詩的味道，但到後來又拉開了，「拾起一張尋人啓事」，在茫茫人海裡，「把它釘在天空的告示板上」，意象忽然上天，忽然下地，不是這詩可以支撐的，所以後來再看兩、三次就決定不選這首。

王：這首詩看上去比較特別，但似乎有點賣弄，有點花巧，最末的意象有點像北島的詩，「釘在天空的告示板上」。但「我」和這些人的關係到底在哪裡呢？始終捕捉不到。

葉：和其他的作品比較，這首的語言較有張力，其他的比較直述，中間的表達或有不準確。雖然這首也有它不準確的地方。

王：這首的語言較成熟。

王：《常聞》如何？

葉：我選了這首出來，因為我覺得詩中提到的是經常見到的社會新聞，「一死三傷」、「連大師也說慣了/ 善哉善哉」，這是很普通人之常情，到最後「我命如此/ 是四分之一」、「翌日/ 三死一傷」。他將好幾個片段濃縮在一起，將自己和經常見到的新聞聯繫起來，但不是很深刻，或扣得不夠緊。我選這首是因它能將自己和經常發生的新聞聯繫起來，起碼會讓你停下來，想一想它想表達什麼，而不是一看便完全知道了。

王：我覺得它比較「說」，形象不太多。最大優點是最初「一死三傷」而最後「三死一傷」。「一死三傷」，他好像是四分之一，是死者；「三死一傷」，好像是講命運和死亡。但始終我覺得它「說」的味道較重。

葉：《被困》第一段：「掀動紙張的心跳聲欲言又止」，一層一層的東西，用意象化的語言「一扇玻璃窗/ 一張油木桌/ 一間紅磚房」表達出來，他其實掌握了寫詩的方法，其它的參賽作品比較直敘，但這詩企圖用較轉折的表達手法，如「六百萬個牛鈴/ 走不了/ 解不開」，我看「六百萬」好像是六百萬香港人，脖子上掛著牛鈴。他嘗試用轉折或意象的手法表達，但事實上整首詩表達得不太清晰。開始時他用意象將意念一層一層的表達出來是不錯的，但到第三段好像把握不住，有點鬆散。

王：我同意。這詩好像是由作者個人開始，「掀動紙張的心跳聲」，是否意味著他在一個困鎖的環境裡去閱讀，由自己的被困開展至整個城市也是被困鎖？但除了這種被困鎖的感覺之外，好像沒有反思到其他東西，只是在渲染一種被困鎖的感覺。

葉：寫類近的感受的有另外一篇《大蜆》，寫蜆在黑泥裡，又將自己生活的很多片段交織在內，前呼後應寫得較具體。

王：我同意，《被困》是較抽象的渲染。談談《琴鍵》吧。

葉：這篇有些小趣味，如「八十八個鍵」如何去表達感情，但中間兩段寫「貝多芬」、「沙翁」、「白色/ 黑色」、「負愛過重」、「妳是超載的公主」等將詩壓沉了。小趣味是「我是第八十九個鍵」，「我」是琴的一部分，參與訴說感情。我覺得他頗有心思，所以也選了這首。

王：雖然說「負愛過重」，但他也要成為第八十九個鍵，好像是有份感情要傳達給對方。這詩的語言也不錯。

葉：談談《壺口瀑布》吧。這首詩是眾多首參賽作品中，第一首在語言、描寫景色和整個氣氛上給我喜悅，特別是它的第一段：「我站在壺口的岩石上 / 靜觀著一片白色的濃霧 / 在我的眼前無止境地翻滾 / 到底是河水在奔流， / 或是大地在蠕動？」用問話將自己感覺表達出來。這詩在這些作品中是少有的，其他的都比較是私我的感情，如青少年的憂鬱、不開心，或狹小的感情。但這首較開朗，整個感覺承接壺口瀑布的磅礴，語言上很輕快，和其他詩較不同，所以選了它。當然它也有缺點，最末部分過於刻意顧及起承轉合，尤其是「我只能對你說一聲：『再會吧！』」這樣的收結令整首詩弱下來。另外，中段「暖和你的靈府」比較堆砌。

王：我同意你的說法。這首詩前半寫得很好，語言乾淨，寫河水的奔湧，當中好像有一種胸襟，而且感覺把握得很好，「冷冷地風從面前撲來 / 把我的憂愁吹入河道 / 直奔向遙遠的渤海」寫得非常好，情緒融合在寫景中，寫得相當好。但忽然好像很多濫調，「月中的嫦娥 / 輕撥著喧響的琴弦 / 溫慰你暗淡的長宵」、「朦朧的月光 / 為你披上一件銀衣 / 暖和你的靈府」，有點二十年代新月派的濫調，當年很多人覺得是美的想像，今天的人看了不一定覺得美，起碼我不覺得美，這些語句接不上前面的氣勢，反而予人幼嫩之感。

葉：詩的結尾「細聽著，你和華山的對話： / 華山讚佩你的壯觀 / 你頌讚華山的雄姿」，他想用山的形象來對比抽象的水，但這種寫法需要較深入的考慮。向上看會看到月，向下看會看到月光造成的銀衣，這是一個對比。之後「春晚的星星 / 凝視著你 / 滿眼閃著對你的傾慕之情 / 細聽著，你和華山的對話」，作者很想用對比去承托整首詩，但比較刻

意，可能自然些會更好。不止是同學，甚至是成名的作家，當他過於刻意地同時寫很多內容時，也可能會變了「語言的負資產」，適得其反。

王：同意，同意。

葉：說說《蟹》吧。

王：《蟹》這首詩我覺得蠻有趣，這詩一開始說窗外……我想是建築工人，戴的帽像北海道蟹，很形象化，之後可能就是慢慢開展回憶：作者家人或者是爸爸從事這工作，心裏經常害怕家人會出甚麼意外，希望神靈會保佑他們。由這些慢慢開展，到平凡思考，最後「築夢的蟹」，我認為有少少跳動、波動，有虛位讓讀者用想像力去補足。寫來不算很成熟，但是因為它不是很刻意，就自自然然的有一些句子能觸動讀者。

葉：我覺得如果這詩和剛才的《壺口瀑布》比較，它的畫面是可想像的，在竹棚上一格格的人、帶著頭盔的人，比喻為北海道的蟹，雖然我對這個比喻有保留，或者這個比喻可以做得再好一些，橫放直放，諸如此類，但我覺得形象方面，這詩的畫面是可想像的。《壺口瀑布》前段是可想像的，後段則不可想像，完全是抽象的。我反而覺得《蟹》比《壺口瀑布》，影像上較可觀。會不會因為北海道天氣比較寒冷，竹棚卻是日光猛烈，「除除散落 / 潤澤曝曬後的散步道」，以炎熱、流汗，和北海道的舒暢、涼快作對比。

葉：《大蜆》是我較喜歡的兩三首詩，雖然《大蜆》在形式上不是詩，正如你先前說的，由這事物挑起另一件事物的聯想，當中的虛位，有很多讓人想像參與的地方，譬如開首「石榴樹在樓梯轉角結果，七彩波子與碎玻璃片，大嶼山梅窩也有水坑」，這三個畫面的跳躍幅度比較大，但仍然是流暢的，仍然能感受到。詩中的大蜆，除了開始時提及過，之

後便沒有提及，到了最後才提到「有點想念那些大蜆，我開始感到甚麼是快樂。」這呼應可能較為勉強，整篇的語言卻是不驚扭，而且將現實生活的想像很自然地排列出來，用排比去抒發第一段的象徵性，這詩在各方面都較為平均，文字、語言、技巧、寓意……這幾方面的總和可能做得較為完整，但如果一定要在雞蛋裏挑骨頭，缺點可能只是沒有分行，中間有些散文化的句子——在我看來，這些都不成問題。

王：這篇是這些參賽詩稿中，我認為最突出的，在我心目中這詩應得冠軍，不知葉輝同意不。這詩的語言不是很成熟，但見才氣，有個性。由一個以前和家人在海邊捉竹節蝦、挖蜆，不斷跳動，意念不斷的閃、跳動，突然跳到「晨早的中巴上，半價証已用到膠邊起角」、「天空很藍」諸如此類，把破碎的畫面閃現出來，於是有很多虛位讓人去連接，但卻又會感到有些跳動，每一次跳動，我覺得都是詩的跳動，很有個性。一會兒「沒空去想，只想有個似亞貞一樣的生日派對，和她那條花裙」，其實當中已慢慢轉到關於求學，然後開展在求學的過程中，人變得越來越成熟，不斷反思「大學生會是我嗎？誰是青蛙王子」，之後由學校轉到社會做事，當中有很多掙扎：將來做事情況會怎樣？失去自我？老闆會怎樣？旅行噏會如何如何，最後開始想像自己和影印機聊天，他不斷反思，其實是一條成長的線，一種快樂童年的消逝。中學生讀中學的時候還渴望某些東西，但問題原來是最後令人不知道自我到底在何方呢？於是反思到將來努力工作是否為了成為大機構的高層，然後在商場上廝殺，扼殺自己的靈魂，開始懷疑生活是為了供樓，還是為了儲蓄，記住不要和同事說出心事，不如只和影印機成摯友。作者反思在這個城市的生活及成長，對人情的理解，最後非常懷念童年，就像那些大蜆般，到底甚麼是快樂？我覺得他這種反思比較具體，很誠懇、很真切，一直有一條暗線，連串著全詩，但不動聲色。中間有很多詩化的閃光，不斷跳動。整

體上語言不大成熟，但它用散文的形式，詩味反而比較多。這詩是參賽作品中我印象最深的。

葉：雖然這詩語言不太算很圓熟，但當中的佈局，如剛才你說的最後的只能和影印機說話，又如第三段「媽媽呼呼入睡，為何六十歲仍要辛勞上班，我告訴收音機我不要失敗」，我覺得是從對立面作出呼應，但卻沒有太多說明性質的描述，這讓人有更多想像空間，「我告訴收音機我不要失敗」這一句沒有說明到底是打電話到電台，還是和死物談天；物化的人、物化的過程，在每一段都能找到呼應，「我要一部穿套裝的機器」，這是一種很有想像力的語言，所以我先前希望取得你的認同，我說這篇是最好的兩三篇，如果這詩是冠軍，我是非常高興的。在眾多詩稿中，這篇的確是最好的，我會這樣看：如果我是文學刊物的編輯，我也會選用這一篇，把它刊登在《香港文學》、《作家》甚至《詩潮》上。不知道你同意不？

王：同意。

葉：還有一篇我們沒有談及的，《N》。

王：我覺得這詩的語言很輕盈、很乾淨利落，「水手熟練地轉紅燈 / 關開 / 解纜」，描寫時常見到的事物，水手「再坐下 / 啃著馬經版 / 第N次 / 目送老爺爺遠去」，可能是乘船，見到開船的情況。「吹來鹹味的風」我覺得「吹來鹹味的風」挺有味道，「鹹味」可以是帶有很多情緒。「海浪 / 像滿身汗的孫兒 / 追著爺爺 / 要聽故事」，不寫自己卻推遠些用海浪，事實上海浪真是會移動的，「好，好 / 就給你講個故事 / 從前，有個水手 / 每天也 / 對著大海…… / 嗚……嗚…… / 來了 / 第N次」輕輕的，利用碼頭、船開、靠岸，描寫和爺爺的感情。「水手熟練地鉤過纜 / 轉綠燈 / 開開 / 再坐下 / 盤算位置過關連贏」，這詩用一種很輕的手法去寫一種記憶、一種和人的關係，全詩很乾淨利落，能觸動

讀者，卻不會教人感到很沉重。我反而覺得這詩很真實，因為有時候有些事情突然從記憶閃出來，雖然很回味某一片段，卻不會刻意要讓它變得很沉重，刻意給記憶一個很大的主題，我覺得這挺有味道。

葉：這首詩在參賽作品中有一個很特別的優點。我們讀每一首詩，都會想到究竟《蟹》代表甚麼，《壺口瀑布》寄寓些甚麼，《琴鍵》寄寓些甚麼，讀這首詩，就不能明顯看出它落實於哪些東西上，它只是一些感覺的閃回，人物就是爺爺、水手，展現的只是很簡單的一個畫面，解纜、開船諸如此類。這詩的好處是沒有具體落實在現實上，因為當沒有辦法去思考現實到底是甚麼，卻硬要具體落實，反而會把作品變成一種濫調、人云亦云，這是這詩的好處。

王：甚至詩中的水手是不是就是他的爺爺呢？這還能讓讀者作猜想，語言挺有味道。

王：已討論過大家選出來的詩，《大蜆》是冠軍，我和葉輝都很喜歡《大蜆》。

葉：《探親記》和《一棵大樹和兩個小孩》，如果兩首只能選一首的話，我會選《探親記》。因為《一棵大樹和兩個小孩》結尾的兩段我不太喜歡。

王：《探親記》也是不錯的。

葉：《壺口瀑布》較可惜，詩的後幾段……

王：較弱。

葉：如果比這詩更好的，我想只有《蟹》和《琴鍵》可以再討論，因為《壺口瀑布》末段比較多缺點，調子轉沉，《被困》的語言不是很清晰，《常聞》有趣味，將不幸的事忽然拉到與自己很近的距離，

有一個驚奇的結尾。

王：驚奇感。

葉：《尋人啓事》正如我們先前的討論，末二段如何交織起來，都比較紊亂。《N》是不是也可入選？

王：我挺喜歡《N》這詩。《探親記》、《蟹》和《琴鍵》……，如果選亞軍，三首也不錯，《琴鍵》對我的觸動較少。

葉：我覺得《琴鍵》在幾首詩中收結得較為完整，如果和《蟹》比較，《蟹》的收結「我是幸運兒。/ 阿門。」我覺得這樣的收結不太好。《琴鍵》的收結有一些驚奇的感覺，如果是寫那種閃動不定的感情，它卻及不上《N》那麼耐讀。當中有些段落我也不太喜歡，「貝多芬 / 死了 / 沒有新譜的《給泰麗莎》」、「尋夢 / 別走進沙翁的 / 夢 / 幸福 / 只是間奏曲」，這兩段我特別不喜歡。

王：比較像徐志摩的，比較刻意。《探親記》會不會完整一些？

葉：但《探親記》有些句子不流暢。

王：《探親記》挺好的，挺平均的。

葉：唯一就是它的語言……

王：語言就不大成熟，那些雛菊、香煙……但我欣賞它的結尾很節制，但語言方面《N》則好得多。

葉：我們應該……這樣說吧，最主要是完整，只要寫多了，文字便容易熟練，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用文字去表達一些較新鮮的意念。《探親記》是有其好處的，但有些如「絢麗的早晨」，我便不太喜歡這種寫法，一個名詞加一個形容詞，卻沒有較新鮮的

想像，那種詞語組合其實是一種偷懶的寫法，久而久之會形成語言的惰性，讓人感到不舒服。全詩的敘事，敘事的結構，都是較別出心裁的。

王：這首是第二名吧，那第三名呢？

葉：第三名我想在《蟹》和《N》中選，論完整，我覺得《N》佔先，但畫面上、視覺上，《蟹》有其優點，但《蟹》的收結較弱。

王：《蟹》的文字及不上《N》有韻味，譬如「積聚成蔚雲間的靉靄」用詞比較冷僻，有些地方如「交織著萬千個傷疤」，是生手氣較重的寫法。

葉：以及「喃無阿彌陀 / 請保佑他們」，諸如此類，滿天神佛「喃無阿彌陀」、「阿門」比較兀突。論完整，我建議《N》。

王：《N》是第三名，《蟹》是優異獎。

葉：好的。《琴鍵》的陳腔濫調比較多一些。

王：要不要推薦發表？給他們一個鼓勵。

葉：好幾首我都想推薦發表，比如《壺口瀑布》。

王：《琴鍵》、《壺口瀑布》這兩首，還有沒有？

王：《尋人啓事》也值得推薦。雖然不能解決末段的問題，但這種詩的寫法在比賽中較少見。這詩的作者頗具才氣，只是經驗不足，功力不夠。但這首詩值得印出來讓讀者看看。

陳：好，冠軍是《大蜆》，亞軍是《探親記》，季軍是《N》，優異獎是《蟹》，有三篇作品兩位評判都覺得值得推薦發表，分別是《壺口瀑布》、《琴鍵》和《尋人啓事》。

葉、王：是。

陳：謝謝兩位。

